夜光杯

从俱乐部队名谈起

徐鸣

2014年中超帷幕刚刚拉开，新申花（即上海绿地）就在金山客场和虹口主场遭到部分原申花铁杆球迷对现投资人绿地集团的嘘声，引起各方关注。我倒认为很正常。因为人都具备感情，要那些支持申花达20年之久的狂热球迷一下子全部拐过弯来由申花“转会”绿地，不大符合实情。号称职业联赛的中超自身都“职业”成分欠缺，离国外成熟的职业联赛差距不小，却要求广大球迷先做到职业，有点本末倒置。

球迷接受不了事实，而对绿地集团来讲更冤：在申花俱乐部最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全面接盘，免受申花出走昆明留驻上海，满足了上海球迷的愿望。且已经投入上亿资金，在队名和队衣上保留了“申花”字样和象征申花的蓝色基调，相当有良心了。用句俗语形容，等于绿地买了炮仗将近一半是为申花放的。好心好意反被球迷排斥甚至发生现场倒戈，投资人心里会是怎样的滋味？若球迷总在球场上大喊“还我申花”，球员怎么集中精力进行比赛？

如何解开双方心中的疙瘩？我建议不妨从俱乐部的队名命名方式着手。国内的主要以投资人为主、地名为辅。如果投资人一旦有动静，队名马上改换门庭，结果造成昨天上海申花（简称申花队），明天上海绿地（简称绿地队）。万一绿地做了若干年后不愿干了，假如由电商1号店接手，是否后天应该叫“上海1号店（简称1号店队）”？再设想电视转播时主持人声嘶力竭评论一场球：“经过90分钟鏖战，山东大娘（大娘水饺投资）同四川老干妈（老干妈调料投资）踢成零比零”。这些听上去肯定非常滑稽，其实一点不可笑。查一查国内足球俱乐部，短短20年职业足球联赛历史，朝三暮四的遍地都是。迄今为止，除了北京国安俱乐部，还有哪家俱乐部没改过队名？一直盼望的百年老店何时实现？

反观现代足球鼻祖——英国的足球俱乐部，百年老店比比皆是。无论是大城市或小城镇，英国的球迷往往一家几代人自始至终地支持所在地区俱乐部，连坐的看台都世袭。原因很简单：该家俱乐部的股东随时随地可以变换，但其队名保持不变，并基本上以俱乐部所在地命名。英超20家俱乐部里，用地名来命名的达到70%以上，比如利物浦队、曼联队、纽卡斯尔联队等等，队名中丝毫没显示投资人任何信息。即使与地名不搭界的，股东变动后其队名不允许变动，这就确保了历史的延续；尊重了球迷的感受。

边看边聊

表面上看俱乐部队名仅仅代表名称，实际还蕴含软实力，经营得法这笔无形资产不得了。中国球迷拥趸最多的英超俱乐部曼联自1902年命名“曼联”至今，目前其队名品牌价值8.37亿美元（同期绿地集团为160亿元人民币）。另外西班牙的皇马对巴萨“国家德比”，足以吸引全球4亿多观众目光。如果皇马俱乐部一会儿叫皇牛，一会儿喊皇驴，绝对不可能享有引以自豪的“世界第一德比”的112年历史（从1902年算起）。

这些年来，国内足球界人士去英国考察、取经的络绎不绝，难道竟未注意到英国人是如何管理俱乐部队名这个无形资产的？我觉得在队名命名这件事情上，可以借鉴英超的做法，不管是谁投资的，足协应该统一管理，或者用所在地命名，如“辽宁俱乐部（简称辽宁队）”，或者用投资人命名，如“恒大俱乐部（简称恒大队）”。不过一旦命名，必须长久固定。那样，我国足球俱乐部百年老店目标定能实现。而球迷们也犯不着整天为队名的变动烦恼，与俱乐部对立。

黄永玉说，骨灰是最好的肥田粉

烁渊

为家母办理落葬手续的时候，意外发现墓地也有一个“限购令”，不仅限量“每人一穴”，而且限龄，不到80高龄不可提前订购，除非有大病恶疾医学证明。这个规定比买房子还要“死”。眼看墓穴价钱飞涨，怕将来真要“死不起”，有些中年朋友趁现在还可以勉强对付，想早点解决“远虑”。可是被限制了。

别以为，此难只有穷人有，富人也有。好地段，好名声的墓地也是一“穴”难求，钞票再多也进不去。万众景仰的八宝山公墓，已领先实行社会“公平”，消除等级，臣民皆可“入住”。前年，应市场强烈要求，开了120多块墓穴，开价每块100万元以上，竟是一抢而空，且没有门路还抢不到。

既然穷人买勿起，富人买不到，那么是不是可以干脆不买呢？出生于1924年的大家黄永玉先生，早已过了墓穴限购年岁，这样的大师身后有许多墓地要“倒贴”争夺，以光耀门楣，然而，黄先生坚决不要墓穴。是不是要加盟“海葬”呢，也不是。他说：“海葬适用周总理这样的伟人，我不是。”他为自己百年之后安排的一个去处——稻田。

黄先生在那个内乱年代，被下放劳动到农村，生产队派给他的任务是为火葬场移送骨灰，每只骨灰盒里只有逝者的几块骨头，黄先生那时就负责将剩下的骨灰送去撒在稻田。结果稻田长势非常好，结出的稻谷颗粒饱满锃亮，烧出来的大米饭颗粒大，喷喷香。由此，黄先生收获了一个真知：骨灰是最好的肥田粉。在《可凡倾听》中，他讲述了这段有趣人生经历。

按中国人传统观念，人死之后，是一定要落葬的。过去，大户人家用楠木棺材，穷人家用薄皮棺材，乞丐用草席裹一裹，都是入土为安，还要立块碑，最简陋者插一竹片。建墓立碑，无非都是为纪念亡者，昭示后人。这样的本来意义，在今天的中国似乎有点“异化”。常见车水马龙的扫墓大军中，很多小汽车里的男女老少结伴走进墓地，却少见“纪念”与“昭示”的庄重仪式，更多的是点燃香火、摆设供奉之后，转身走进餐厅，在餐桌上“扫荡”一番。于是，“扫墓”在此的实际意义似乎更侧重于亲朋好友的一次欢聚。一举两得，似无可非议。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清明时节的墓地，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浩浩荡荡的扫墓者，多半成群结队在一座墓之前，煞是热闹，掩盖了左右前后还有不少墓无人扫的孤苦清冷。这一点，唐伯虎先生似乎早已察觉，他在《一世歌》的尾声沉重感叹：“请君细点眼前人，一年一起埋荒草，草里高低多少坟，清明一半无人扫。”

现在的社会环境远比唐先生所处的明朝要开明、开放得多。人们大都“独生”，即使有“二胎”，丁克一族也同时在悄悄扩容，扫墓者难免自然减员；青壮年离开家乡外出打工司空见惯，出国留学、定居也较为普遍，互联网时代天南地北相会网上“纪念”与“昭示”轻而易举。如此种种，清明坟墓无人扫的比例肯定要比明朝更高。君不见，今天有些精明的墓地经营者对常年无人扫的荒墓集中处理再利用，开始打折销售“二手墓”。

诚如陆游所云：“死去原知万事空。”与其入土不安，难熬无人扫的孤苦，或者遭受墓穴被掘、转让“二房东”之辱，还不如早点考虑选择黄永玉先生的明智之举，不进墓穴，进稻田。既节省后辈买墓开支，也免得有些后人在清明时节不得已而为之，或兴师动众耗费人力、物力，让他们更感恩前辈对小辈的体谅；还为人类提供更多精美粮食。这真是功德无量，“死得光荣”。假如真有来世，如此善举，转世之后的日脚肯定要好过得多。

鱼环太极

——景视微言

任向阳

姚林章君很快回了短信，说问了援藏时结识的拉萨朋友：在布达拉宫后面有座龙王庙，庙里有一处龙王潭。好啊！这雪域高原的鱼啊，你们此刻呈现在我的写字台上，游动在台上的一张报纸上（照片见《光明日报》2012年10月24日第12版）——“鱼眼镜头”的拢括之中，一大团金红的锦鲤在龙王潭环成夺目的圆形，碧水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绿树素墙，水面涟漪似圈，波细纹浅。

很喜欢在这大美大静之地韵动的鱼，搅活画面之鱼。

圆形中心紧聚活泼的中圆，中圆渐渐松弛成旋动的大圆，细细辨之——好一幅运动的水中太极图！

传统太极图由黑白阴阳两鱼追环组成，象征生命互生互动，昭示宇宙无穷无尽。而被摄影之群鱼，竟在亲亲和和的闲游之际滋生出两个圆润的大头和两条尖尖的小尾，好像两条在水中互相追逐的阴阳大鱼——演绎出天道的至奥、万物的至理，运动的至恒。

条条锦鲤，犹如油画之彩，鲜鲜艳艳，活活泼泼。群鱼首尾相接，阴阳相合，互生互动，漫而不狂，循环往复，逐游不止。

布达拉宫下鱼环太极而成图，可能不仅仅是“鱼眼镜头”的“作合”，好像是鱼想启示人们：太极渺无实形又无处不在，太极健运不息又无所不包。

这龙王潭的鱼啊，是不是繁衍得更多一些了，是不是还在一起作着艺术的畅游，是不是还在犁动着哲学的水道？还是托付姚林章君，托他再问一下他的拉萨朋友吧……

小城的幽静礼乐

丁德武图 卢金德文

我看过好些老电影，故事情节大多很简单又很抒情。如同钱穆所讲，城里人总喜欢到乡村去，获得一种静美。

时下，那些乡村还是修旧如旧。为什么要修旧如旧？其实那老宅阴暗潮湿，不适宜人居住。然而矮屋的依偎顾盼、错落有致，是很有诗情画意的。用艺术话讲就是小调。小调不高亢，却很入情。

我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曾去探访过颜文梁先生，他的家人对我讲，颜先生在苏州时，很喜欢那儿的枕水人家，静幽时分，颜先生独自哼唱法文小调……小城是很有情调的。

我想，小城为什么有吸引力，注重礼乐是其卖点。小城的基调是不喧闹。城市在发展。现在大都市里的一些小区里面，搞个人工小河，大人带着孩子观赏小鱼在水里漫游，老人倚坐在木铁椅上静静地休憩，安度着晚年。这是都市里的“小城故事”，令人感觉舒服。

瑞士火车晚点记

陈春萌

瑞士钟表的精准度闻名全球，瑞士火车的准点行车于是也成为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在瑞士坐着火车旅行了几天，反而有点想看看假如它晚点了，SBB（瑞士铁路公司）和乘客会如何“鸡飞狗跳”。结果在从布里格去日内瓦的途中就真的遇到了。

火车原定上午10点20分从1号站台出发。10点18分，站台广播响起，用德语法语等多种语言通知说要转到4号站台以及延迟5分钟。乘客纷纷转到4号站台上火车后却发现火车过了5分钟仍没出发。广播响起，列车长用法语通知由于路途中有一段路有故障，无法按原定路线继续向西行驶，火车将向北借道伯恩直达洛桑和日内瓦，因此需要在洛桑以前的站点下车的请在这里下车和工作人员联系。有部分乘客起身默默拿行李下车。广播完毕，又有工作人员走来，挨个询问乘客的终点站，看到我们时尤其用了英语，确保无人因此突变乘错车误事。

不知临时下车的人会被如何安置，这倒让我想起了2005年圣诞节前从维也纳去慕尼黑的途中第一次遭遇突发事件。由于暴风雪，萨尔斯堡至慕尼黑的路段全线不通车。所有要去德国的乘客在晚上8点多滞留在萨尔茨堡站等待。显示屏上满屏的车次都是取消，让我看了着急。天气属不可抗力，铁路公司的人这个点儿会不会照常回家休息去了，明天才来想办法？明天一早我要去慕尼黑赶飞机啊。倒是奥地利的乘客相当镇定，安慰我不用急，说铁路公司肯定会想办法把我们送到终点站去的，先去车站里吃点喝点。车站一角，铁路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了热饮和小食，供滞留的乘客随意取用。过了一会儿，来了几辆大巴，载乘客穿越几个小镇，送到另一个未受暴风雪影响的铁路站去往慕尼黑。从此，我也学会了信任和处乱不惊。

火车终于在晚了约15分钟后从布里格驶出，列车长又开始广播了。这次是说火车将晚80分钟到达洛桑及以后的各站，为表抱歉，每人发10瑞士法郎的券，可在火车上的餐车或流动吧台消费。广播完毕，工作人员已走入车厢发券，见我们是游客，特地说：“你们就当多欣赏一会儿窗外的风景吧，这里很漂亮。”的确，查一查地图，改道后倒是有一大段都属观光路线。

仔细看这张10瑞郎的券，它的有效期至2015年底，并非即日必须使用，也并非强制餐饮消费。实际上，它是SBB服务范围的抵用券。10瑞郎又是什么概念呢？一张从布里格到日内瓦的正价火车票是60瑞郎，快车行驶约2小时。在流动吧台买一个夹奶酪的三明治长面包和一瓶果汁已经要12.3瑞郎。所以不饿不渴的乘客并不需要去兑换他并不需要的食物，10瑞郎金额虽小，留着下次抵用车票也许更有价值吧。

13点40分左右，火车果然晚了80分钟到达日内瓦。一路上乘客都轻声交谈，没人因为这个突发事件而大声嚷嚷。于是，我们得以安静地坐着火车多欣赏了一会儿瑞士的山水美景，美好心情未受半点影响。

今宵灯谜

江更生

切莫纳贿

（汪曾祺小说）

昨日谜面：甲午春秋

（京剧演员）

谜底：马增寿（注：马，马年；春秋，作“岁数”解；增作“抱合字”）

『微』机是福

郑树林

微博，微信，微单……越来越多的事物以“微”字进入我们的生活。这些“微”事物，远比那些“高大全”来得实在，让我这个电脑盲、手机盲很快享受到了这些“微”字高科技带来的时尚和使用的快乐。

虽说自己使用手机的时间不短了，可手机对我来说只是打电话接电话、看看短信息的工具，许多功能不会使用，特别是不会发短信息一直是被朋友们数落的短处。没办法，发短消息需要会拼音，我的电脑打字技术其实是菜鸟级的水平，回复朋友们的短信息起码需要几十分钟。所以，看到短信息需要回复的，我只能打电话，一般最多是两个字的回复。这个弱点，还曾经被朋友圈作为谜面：“郑树林还有一个不会的”，谜底居然是“不会发短消息”。不会发短消息成为我不能与时俱进的挡风牌，还常常被不会电脑不打字却会玩手机微信的妻子说“out”，她不时把她的手机打开给我看那些新闻、图片、幽默笑话，当然少不了那些用手机拍摄的照片。看到她发短信才明白就是用手在手机屏上写字，怪不得她不懂打字却能发短信写微信，是手机上的手写软件在助她啊！这样的手机，是高科技给我们这些中老年人带来的福分啊，故元旦前选了一台3G手机，申请了每个月的流量……

“微”机是福，一机在手，只需要一划、一点在手机屏上写好就能发短信发微信。“微”有点像过去那种傻瓜机，只需找到出厂已经安装好的软件，学会使用就可以了。当初开博客，后来的微博、QQ聊天，已感觉与社会和朋友的距离很近，而今一个手机就是一台电脑，操作起来比手提电脑还要简单，各种各样信息体现“短、平、快”的特点。虽是一个“微”，突出的却是参与面的全面，随时随地发布观点看法与朋友们沟通互动。

七夕会 时尚感觉

“微”机是福，这个“微”使得许多平时很少见面的朋友天天可以“零距离”通过微信沟通，一个个赞的符号增强了友情，一点点的评论虽只言片语，却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无论是谁，将自己的见闻只要发到微博上，都会收到朋友的点评。用微信聊天、晒心情、发照片、过节或在朋友生日时送祝福，过年的抢红包，无一不被玩得过瘾。至今我还不知道这个小小的手机上还有多少像“扫一扫”“定位功能”等那些软件功能，我还没有使用过。

“微”机是福，这个手机上的“微”功能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跟屁虫”，我的每一天，每一段文字“日记”，每一张图片只要发上就要有心理准备，它们多少都在让朋友们了解了你在做什么，在哪里活动，走到哪里都是在现场直播。当然这样“微”，也是把自己对生活的美好感觉与大家分享一下。

身在高科技带来的“微”中，应该是一种福分吧！